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现代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

Xiandai Hanyu Fanyuqi Biaoji Yanjiu

陆方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现代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

Xiandai Hanyu Fanyuqi Biaoji Yanjiu

陆方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 / 陆方喆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203 - 0532 - 7

I. ①现… II. ①陆… III. ①现代汉语 - 语义 - 研究②现代汉语 - 语法 - 研究 IV. ①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047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受到以下项目基金的资助：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课题编号
16HQZZ29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丹桂
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CCNU17A03019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汉语反预期范畴界说	(1)
一 反预期是语法范畴	(1)
二 反预期范畴的语义结构	(4)
三 反预期范畴的语法形式：反预期标记	(6)
第二节 反预期标记研究综述	(8)
一 西方语言学界反预期标记研究	(8)
二 汉语语言学界反预期标记研究	(14)
三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19)
第三节 本书研究内容与方法	(20)
一 研究内容	(20)
二 研究方法	(22)
第四节 本书理论基础	(22)
一 关联理论	(22)
二 主观性理论	(24)
第五节 本书结构及语料来源	(27)
第二章 信息结构与预期、反预期信息	(30)
第一节 语言信息结构	(30)
一 已知信息—新信息结构	(30)
二 预设—焦点结构	(33)
第二节 预期信息	(35)
一 预期及来源	(35)
二 预期与认知语境	(40)
三 预期与预设的区别	(42)

第三节 反预期信息	(44)
一 反预期信息的形成	(44)
二 反预期信息的性质及表现手段	(47)
第三章 反预期标记的性质与功能	(52)
第一节 定义及成员	(52)
一 反预期标记的定义	(52)
二 哪些不是反预期标记	(53)
第二节 反预期标记的特征	(57)
一 非重读性	(57)
二 主观性和程序性	(58)
三 多样性	(60)
四 反预期标记特征小结	(61)
第三节 反预期标记的分类	(62)
一 分类标准	(62)
二 分类结果	(62)
第四节 反预期标记的功能	(64)
一 信息提示	(65)
二 语用制约	(74)
三 促进语篇连贯	(77)
第五节 对汉语反预期标记的总体概括	(80)
第四章 语气类反预期标记及“偏偏”	(83)
第一节 语气类反预期标记概述	(83)
一 语气概说	(83)
二 语气类反预期标记的总体特征	(84)
三 语气类标记的反预期表达类型	(86)
第二节 “偏偏”作为反预期标记	(88)
一 “偏偏”的基本分析	(88)
二 “偏偏”的反预期表达功能	(90)
第三节 反预期标记“偏偏”的其他功能	(94)
一 “偏偏”的焦点凸显功能	(94)
二 “偏偏”与话语生成及理解	(97)
三 “偏偏”与语篇连贯	(100)

第四节 反预期标记“偏偏”的主观性	(101)
一 与社会共享预期相反的主观情态	(101)
二 与说话人预期相反的主观情态	(102)
三 与听话人预期相反的主观情态	(103)
第五节 小结	(104)
第五章 疑问类反预期标记及“怎么”	(106)
第一节 疑问类反预期标记概述	(106)
一 疑问概说	(106)
二 疑问类反预期标记的表现形式	(109)
三 疑问类反预期标记的总体特征	(114)
第二节 “怎么”作为反预期标记	(117)
一 疑问代词“怎么”的基本分析	(117)
二 “怎么”的反预期表达功能	(120)
三 “怎么”表达反预期的句法条件	(123)
第三节 反预期“怎么”问句的信息结构	(125)
一 “怎么”问句的显义和隐含义	(125)
二 “怎么”问句的应答系统	(127)
第四节 反预期标记“怎么”的主观性	(129)
一 “怎么”反预期义的主观程度	(129)
二 “怎么”反预期义的主观情态	(131)
第五节 小结	(134)
第六章 否定类反预期标记及“哪知道”	(136)
第一节 否定类反预期标记的总体特征	(136)
一 否定概说	(136)
二 否定类反预期标记的形式特点及功能	(138)
三 否定类标记的反预期表达共性	(140)
第二节 否定类反预期标记的内部差异	(143)
一 主观性差异	(143)
二 句子语义倾向性差异	(145)
三 语用差异	(146)
第三节 否定类反预期标记个案考察：“哪知道”	(148)
一 “哪知道”的共时分析	(148)

二 “哪知道”作为反预期标记	(150)
三 “哪知道”反预期标记功能的产生	(151)
第四节 小结	(158)
第七章 转折类反预期标记及“但是”	(160)
第一节 转折类反预期标记概述	(160)
一 转折概说	(160)
二 转折类反预期标记的总体特征	(162)
三 转折类反预期标记的表达机制	(164)
第二节 “但是”的已有研究及问题	(169)
一 逻辑语义角度的研究	(169)
二 认知语用角度的研究	(171)
三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172)
第三节 “但是”作为反预期标记	(172)
一 “但是”: 转折还是反预期?	(172)
二 反预期标记“但是”的性质功能	(174)
三 “但是”转折句的反预期表达类型	(176)
第四节 从反预期标记到话语标记: “但是”的再语法化	(177)
一 “但是”作为话语标记	(178)
二 “但是”话语标记功能的产生	(180)
第五节 小结	(184)
第八章 总结	(186)
第一节 讨论	(186)
一 反预期标记的次类及联系	(186)
二 反预期标记与话语标记的异同	(187)
第二节 本书主要结论及创新点	(190)
第三节 本书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空间	(194)
参考文献	(196)
后 记	(21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汉语反预期范畴界说

一 反预期是语法范畴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言语交际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一般把语言传递的信息分为已知信息和新信息。新信息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不知道的信息;已知信息正好相反,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已经知道的信息,这个信息可能是语境中实际存在的或已经在上下文有所提及(Brown & Yule, 1983: 154)。一般而言,信息传递总是从已知信息到新信息,已知信息往往与话题、定指、预设有关,而新信息则与陈述、不定指、焦点有关(参看屈承熹,2006;袁毓林,2012)。已知信息/新信息是根据交际双方对信息的知晓与否划分的,相关研究成果已有许多。近年来,中外许多学者从预期一反预期的角度重新审视语言传递的信息,并以此研究相关的语言结构和语法现象。吴福祥(2004)认为,从预期的角度,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可以分为预期信息、中性信息和反预期信息三类。这类划分与传统新/旧信息的不同在于更加凸显了人的主观因素——预期。所谓预期是一种与人的认识、观念相联系的抽象世界,通常与一定的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听双方的知识状态以及特定的话语语境密切相关。反预期信息就是与某个特定预期相反的话语信息。具体而言,就是说话人针对语境中谈及的某一事物或事态提出一种与他自己或受话人的预期相反或相背离的断言、信念或观点。(转引自吴福祥,2004;参看 Heine et al., 1991; Traugott & Dasher, 2002)

反预期最常见的就是表示意外和转折。事实上,早期对反预期的研究也始于表达转折、意外意义的词和句子。如吕叔湘先生(1982: 340)描

述转折关系时指出,凡是上下两事不谐和的,即所谓句意背戾的,都属于转折句。所说不谐和或背戾,多半是因为甲事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预期,而乙事却轶出这个预期。英语的 in fact、but、nevertheless 等表达转折关系的连词同样也能表达反预期。汉语常见的表达意外的词语有“居然”“不料”等虚词。需要指出的是,反预期并不等同于“意外”或“转折”,反预期的范围更广,还包括“不满”“反驳”,比如:

(1) 不要他来,他偏偏来了。

(2) 上海并不比杭州好。

例(1)言者的预期是“不要他来”,实际情况是“他来了”,与言者预期相反,表达了言者不满的态度。当人们说例(2)时,总是为了反驳“上海比杭州好”的观点,这种观点或在上下文中出现过,或存在于人们的习惯看法中。我们把语言中关于反预期的信息以及表达反预期信息的语言形式称为反预期范畴,并且认为反预期是一种语法范畴。

语法范畴是指语法意义和表达这种意义的语法形式标志的统一体。^①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两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能构成语法范畴。其中,语法意义是指语法单位(或结构体)由一定的语法形式表示的内部结构意义和外部功能意义(范晓、胡裕树,1992)。一种语言中是否存在某个语法范畴主要取决于人们对语法形式的认识。语法范畴研究始于印欧语系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俄语等有丰富的词形变化,因而早期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一般只承认词的形态是语法形式,语法范畴仅限于与词的形态变化(如词缀、内部屈折)有关的语法意义。叶蜚声、徐通锵(1981)就在《语言学纲要》中明确表示:“语法范畴就是由词的变化形式所表示的意义方面的聚合。”经典的、公认的语法范畴有“性、数、格、时、体、态”等。

随着语法研究的深入及对更多语言的考察,人们发现如果只承认词的形态是表达语法意义的形式就会狭隘地得出如汉语这种非形态语言没有语法范畴的错误结论。基于此,许多学者认为,语法形式应当比形态更丰富多样,外延更广。除了词形之外,语序、虚词、语调、词类、分布等也应

① 戚雨村等:《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2页。

该视作语法形式（朱德熙，1985；范晓，1988；胡明扬，1992）。由此，语法范畴的范围得到扩大。高名凯（1960）就将语法范畴分为狭义的、准狭义的和广义的三类，狭义的是指只由词形变化所表示的同类语法意义的聚合，只涉及词的内部与词类意义有关的语法意义；准狭义的是指由词的外部形态（如虚词及辅助词等）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的概括；广义的理解，一是将词类也看作语法范畴，二是将各种句法结构关系的意义类聚以及句法成分（句子成分）等都看作语法范畴。本书所指的语法范畴是广义的范畴。

汉语表达反预期语法意义的形式包括副词、连词等虚词，属于广义的语法形式，反预期语法意义属于这些语法形式表示的外部功能意义，因此可以认为反预期是如同时间范畴、方所范畴、量范畴、空间范畴、比较范畴、致使范畴、工具范畴、情态范畴、选择范畴等一样的语法范畴。邵敬敏、赵春利（2006）曾指出，语义语法范畴首先可以区分为“语义特征范畴”和“语义关系范畴”，前者可以再区分为“词义特征范畴”和“句义特征范畴”。词义特征范畴是从一个词的集合中提取出来，并且对某些句法结构具有制约作用的重要义素，量范畴（数量、动量、时量、模糊量等）、时间范畴、方所范畴、肯定范畴、否定范畴、指称范畴等就属于这一类。句义特征范畴是根据不同句式、句类所提取出来的，跟句子特点密切相关的句子的语义特征，包括语气类型和表达类型。所谓表达类型是根据句子的表达效果划分的，比如处置、被动、意愿、猜测、使成、判断、虚拟、评估等。反预期范畴反映人的情感态度，属于句子的表达效果，因此属于句义特征范畴。

对语法范畴的研究既可以从语法形式入手，寻找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也可以从语法意义入手探求语法形式的表现手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语义（指语法意义）在汉语语法范畴研究中的重要性。胡明扬（1994）最早提出语义语法范畴的概念：一定的语义内容和相应的语法形式，主要是和隐性语法形式相结合而构成的语法范畴。他认为所有的语法范畴说到底都是语义语法范畴，强调语义语法范畴对汉语这样的非形态语言来说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要发现新的语法形式，不论是显性语法形式还是隐性语法形式，都必须走从语义到形式的道路。

目前，有关汉语反预期范畴的研究大多从某个特定语法形式出发，论证其具有反预期语法意义，如袁毓林的《反预期、递进关系与语用尺度的

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唐敏的《副词“还”的反预期语用功能及反预期的义源追溯》、刘焱的《反预期信息标记“别看”》、孙洪威《反预期标记“别说”》等。这些都是从形式到意义的研究路径，这样的研究较零星，不系统。我们认为，为了使研究进一步深入，很有必要把反预期确立为一种语法范畴，从意义出发，寻找能够表达反预期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分析、比较这些语法形式的性质、特征、功能、范围、类别等问题，以期建立汉语反预期范畴表达系统，并对该系统内的成员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个案研究。这也是本书写作的缘起和初衷。

二 反预期范畴的语义结构

根据认知语言学理论，人类在认识世界时并不是盲目无序的，而是根据事物间的相似性对其进行概括和分类，使得原本杂乱无章的世界变得井然有序，有章可循。这种分类的心理过程被称为范畴化，范畴化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认知范畴，如“时间”“方所”“数量”“工具”“选择”“致使”等范畴。当认知范畴投射到语言层面后就会形成相应的语言范畴。具体而言，认知范畴先投射到语言的语义层，形成相应的语义结构，语义结构无法自立于语言，最后语义结构再投射到语言的形式层（表层），到此，认知范畴投射语言的过程才算结束，语言范畴也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了（王天佑，2012）。

反预期范畴建立于人类的反预期认知范畴之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类的经验及范畴化能力，对特定的人、事、物多少会有一些预期。比如觉得“女人柔弱男人刚强”“年纪越大，记忆力越差”“夏天下雨冬天下雪”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常情或常理。如果实际情况恰恰与这些预期相反，那么就是反预期。这种情况反复发生，于是就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反预期认知范畴。表反预期的认知范畴投射到语言中的语义层，形成相应的旨在表达反预期的语义结构。汉语反预期范畴的语义结构包括三个要素：①反预期主体；②反预期对象；③反预期方式。

（一）要素之一：反预期主体

反预期主体一般是人，无生命物体没有意识，谈不上所谓预期，除人之外的有生物体，如动物，有没有预期我们无法得知，即使有，它们也无法形成语言范畴。因而我们讨论的反预期主体主要指人，具体而言，指与哪个人的预期相反。从语言交际的角度可将会话的参与者分为说话人和听

话人,相应的,反预期主体也可分为说话人和听话人两类。与说话人预期相反的称为反说话人预期,与听话人预期相反的称为反听话人预期。比如:

- (3) 甲:听说你喜欢听音乐。
乙:我并不喜欢。
- (4) 甲:看你这么瘦,力气还挺大!
乙:人不可貌相嘛。

例(3)甲对乙的预期是“喜欢听音乐”,乙的回答与甲预期相反,其话语信息内容“不喜欢听音乐”是反听话人预期。例(4)甲看到乙身材瘦弱,形成“力气小”的预期,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力气很大”,与说话人预期相反。以上是在对话语境中对反预期主体的分类。在叙述语境中,无所谓听话人和说话人,反预期主体可分为与叙述者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当主语是第一、第二人称和非人物体时,反预期主体均为叙述者,当主语为第三人称时,反预期主体是句子主语,比如:

- (5) 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居然在处女航就沉了。
- (6) 班长没评上先进,我这样的普通学生反而评上了。
- (7) 你怎么来了?
- (8) 希尔顿当即要将它买下,不料在出尔反尔的卖主那里结结实实地碰了一鼻子灰。

例(5) — (8) 的句子主语分别是非人物体“泰坦尼克号”、第一人称“我”、第二人称“你”和第三人称“希尔顿”,其中前三句表达的信息与叙述者即言者主语的预期相反,而例(8)则与句子主语预期相反。关于反预期主体的详细探讨可见本书第二章内容。

(二) 要素之二:反预期对象

反预期对象是指什么让人反预期,要反预期则必先有预期,如事先并无预期则谈不上反预期。比如甲、乙、丙三人,甲认识学生丙,并知道丙成绩一向很好,而乙对丙不了解,期末考试丙成绩不及格,这个结果就可能反甲的预期,而对乙来说,由于事先没有预期,也就无所谓反预期。由

此,我们把反预期的对象分为预期信息和反预期信息两类。欲知反预期信息的性质则必先探讨何为预期,特别是预期的来源和产生机制等问题。Heine et al. (1991)指出,预期与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听说双方的知识状态以及特定的话语语境密切相关。这其实就说明了预期的来源问题,在本书第二章我们会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以明确预期信息的性质。反预期信息是与预期相反的信息,本书对“相反”取最广义的理解,相当于“不符”,不符合预期的信息都称为反预期信息。具体而言,包括相反、不及与超过预期这三种情况。对预期、反预期信息的详细分析和探讨请见本书第二章。

(三) 要素之三:反预期方式

反预期方式是指主体如何表达反预期情感和态度。一般来说,人类表达反预期情感有语言和非语言两种手段,非语言手段包括表情、动作等方式,比如主体得知反预期信息时表露出惊讶的表情、夸张的动作等。语言手段可进一步区分为语音、词汇、语法三种方式。语音方式主要是指语调等超音段音位,比如获知巴黎遭到恐怖袭击时,可使用升调说出“恐怖袭击?”表达主体的反预期态度。词汇方式主要是包含反预期意义的实词,比如“意外”“惊讶”“诧异”“出乎意料”等。语法方式主要指由副词、连词等虚词表达主体的反预期情感和态度,比如语气副词“居然”“偏偏”,连词“但是”“谁知”“不料”等。其中,除表情、词汇方式外,语音和语法方式均属于反预期范畴的语法形式。本书的主体部分即在于分析汉语反预期方式的语言手段及其特点。

反预期主体、对象及方式构成了反预期范畴的语义结构,三者缺一不可,主体感受到令其反预期的对象,并用一定的方式将主体的反预期态度和情感表达出来,投射到语言的表层就形成了反预期范畴。

三 反预期范畴的语法形式:反预期标记

本书对语法范畴持广义视角,语法形式的范围也相应扩大,包括语序、虚词、重音、语调、词类、分布、句法结构等。本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汉语表达反预期语法意义对应的语法形式,并对这些语法形式进行分析、比较和分类。自然语言中有哪些手段可以表达反预期语法意义?Heine et al. (1991: 193)认为副词是最常见的手段,此外,重音、语序等也可以标示反预期信息。吴福祥(2004)则指出除了副词、连词这样的

语法词外,某些结构式等句法手段也可以表达反预期信息。近年来,汉语学界发现了一批具有反预期表达功能的语法形式,但对于这个形式的名称,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称为反预期标记,如“别看”(刘焱,2009)、“别说”(孙洪威,2013);有的称为反预期构式,如“X不比Y·Z”(吴福祥,2004)、“早不VP,晚不VP”(管志斌,2011)、“哪里是A,而是B”(易正中,2013);更多的承认某结构具有反预期表达功能,但未给它一个名称或另有他称,前者如“也”(张云峰,2008)、“倒”(周红,2006),后者如焦点算子“甚至、反而”(袁毓林,2008)、话语标记“谁知”(胡德明,2011)、“不料”(曹秀玲、辛慧,2012)等。本书把能表达反预期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称为反预期标记(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 CE marker)。之所以用“标记”而不是“结构式”“构式”等名称是基于如下考虑。

1. 尊重该术语的外语源名。术语“反预期标记”源于英文“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最早是Heine、Claudi和Friederike(1991)在《语法化:一个概念性框架》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与此类似的概念还有对比标记(contrastive marker)(Fraser, 1998; Schiffrin, 1987; Blakemore, 1987)或反意标记(adversative marker)(Schwenter, 1999; Traugott, Dasher, 2002),无论哪种外语名称均使用标记(marker)一词,为了体现研究的承续性和翻译的准确性,本书继续沿用这一名称来指称那些具有反预期表达功能的语法形式,可能是词、短语或者结构式等,它们都是反预期标记。

2. 标记的使用范围更广,在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存在。除了语音和形态(词法),句法(如被动句与主动句等)、语义(反义形容词“长”和“短”等)、语用上(初次见面一方说“你好”,一方保持沉默等)都存在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对立。(沈家煊,1999:24)如果使用“构式”或“结构式”就无法涵盖语调等语音层面的语法形式。

3. 与反预期表达的无标记形式区分开来。自然语言中,反预期表达既可以通过“竟然”“还”“甚至”“反倒”等这些有标记成分实现,也可以不使用任何标记,而仅通过上下文或语境得以实现,比如,“老王昨天好好的,今天突然病倒了”,该句没有任何反预期标记,但从前后句语义的对比中依然能表达出反预期义。本书不研究此类反预期表达现象,仅专注于有标记的反预期表达。

第二节 反预期标记研究综述

一 西方语言学界反预期标记研究

综观西方语言学界对反预期标记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切入:语法化角度和话语标记角度,前者以 Heine 和 Traugott 为代表,重在探讨反预期标记形成的语法化过程,并对反预期信息和反预期标记的定义、类别、形式、属性作了一定的说明。后者以 Fraser、Schiffrin 和 Blakemore 等学者为代表,重在考察话语标记的一个子类——对比话语标记体现的反预期表达功能。

第一,语法化理论下的反预期标记研究。

语法化角度的研究对反预期、反预期标记及其形成过程讨论较多,Dahl (2000: 27) 从言谈事件参与者的预期这个角度,把语言成分传达的信息分为反预期信息 (counter to expectation)、中性信息 (neutral to expectation) 和预期信息 (predicted by expectation),他描绘了三个情景具体说明三者的区别:

a. 假定我站在一个水果摊前,这个水果摊有苹果、梨和橘子。我说“要五个苹果”。显然,这里“五个”和“苹果”各自传递了一种独立的信息,我们无法从“要苹果”推断出“要五个苹果”,反之亦然。

b. 如果那个水果摊只有苹果,“苹果”这个词传递的信息可以从语境推断出来,因而就完全是冗余的。也就是说,既然水果商预期我买苹果,我就没必要把苹果作为独立信息告诉他。

c. 假如在情景 a 中,水果商误解我,给了我五个梨而不是苹果,那么我大概会重复我的要求,并且在“苹果”上加以重音强调:“不,我要的是五个苹果。”这里,“苹果”所传递的信息跟听话人的预期相反。

(Dahl, 2000: 26—27)

显然,情景 a、b、c 里的“苹果”就分别是中性信息、预期信息和反

预期信息。Dahl (2000: 27—28) 指出, 反预期信息和预期信息是中性信息往不同方向的延伸, 就信息量而言, 反预期信息最大, 中性信息次之, 预期信息最小。一个表达式的信息值越高, 就越有可能获得独立清晰的发音和凸显, 从而免于与话语其他部分融合。Dahl 以此解释语法化有时并未发生的原因。

在言谈信息中, 反预期是与预期相对而言的。所谓预期是一种与人的认识、观念相联系的抽象世界, 通常与一定的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说听双方的知识状态以及特定的话语语境密切相关。反预期信息就是与某个特定预期相反的话语信息。具体而言, 就是说话人针对语境中谈及的某一事物或事态提出一种与他自己或受话人的预期相反或相背离的断言、信念或观点 (转引自吴福祥, 2004)。

Heine et al. (1991: 192) 认为, 人类语言都有区别符合常规与偏离常规情状的表达手段, 偏离常规的就是反预期, 一般用某些标记 (marker) 加以编码 (encode), 符合常规通常是无标记的。他们在分析英语的 “too” 和 “only” 时指出, 这两个词表示一个陈述在某种方式上与说话人认为在特定语境中属于常规的情状相偏离, 表达了说话人熟悉的或认为受话人熟悉的情状与偏离常规的情况的对比。“too” 和 “only” 这样的词就被称为反预期标记 (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他们进而指出反预期标记的两个属性:

(1) 它们的使用隐含了被断言的情形与特定语境里被预设、预期的情形或者被认为是常规的情形之间的一种对比。

(2) 前者与后者相背离, 反预期标记的主要功能是将这个断言与所预设或预期的世界以及常规联系起来。

Heine et al. (1991) 还列举了英语的若干个常见反预期标记, 如 nevertheless、already、not yet、still、no longer, 并指出副词是人类语言最常见的反预期标记, 此外, 重音、语序等也可以标示反预期信息。随后, 他们花了很大篇幅说明埃维语 (Ewe) 的动词 Kp' ɔ (意为看见) 如何通过语用推理、语义吸收、重新分析等机制从实词变成具有表反预期义的语法标记。

Traugott 和 Dasher (2002: 157) 把反预期标记称作反意标记 (adver-